

考察“一个 NP”话题结构的原型及其变异

沈灿淑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一个 NP”是汉语中常见的话题结构, 本文通过理据性的解析, 厘清其原型及扩展继承, 以及对比推演的衍生脉络。无论是基本式, 还是扩展式或对比式, 体现的都是同一件事理关系, 即“某种人与某种行为”的关系。话语功能上表现为对具有某种特性的成员与某些行为之间匹配关系的主观评述。

关键词:“一个 NP” 话题结构 原型 变异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853(2017)03-169-08

现代汉语中“一个 NP”话题结构, 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主要被概括为“人称代词 + 一个 NP”这个构式, 重点讨论其中的指称性及其反预期话语功能, 如陈景元(2012)、李劲荣(2013)、唐雪凝(2013)、李广瑜(2016)、李文浩(2016)等都对此进行了考察, 并提出了不少有效的见解。本文拟进一步拓展构式的概括范围, 以“一个 NP”话题结构作为切入点, 通过理据性解析, 厘清该构式的原型及其扩展承继, 以及对比推演的衍生脉络。

“一个 NP”话题结构很常见, 提到此类结构, 我们最容易联想到另一个同义构式, 即“作为 NP”结构。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以下简称《八百词》)收有“作为”词条, 确认为动词, 并对此类构式的两种用法作了简明而准确的概括:

(一) 泛论一般情况时, “作为……”用于句首, 后面借用“作为”的宾语做主语, 不重复。例如: 作为一个青年, 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二) 特指某种情况时, 主语(人称代词或人名为多)不能省, 多出现在“作为……”后, 也可以在“作为……”前。例如: 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 应当爱护国家财产。

本文讨论的“一个 NP”话题结构, 其实就是前置“作为”构式中“作为”脱落演化而来的。其中(一)“泛论一般情况”的用法可以看作“基本式”; (二)“特指某种情况”的用法, 是在前边添加了人称代词或人名充当主话题, 可以看作“扩展式”。“扩展式”还可以通过对比推演, 衍生出“对比式”。

本文语料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也包括部分当代影视剧的对话记录, 为行文简洁, 部分长句有所删节, 例句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一、基本式的规约性评述

我们先讨论基本式。根据《八百词》的解释: 基本式是“泛论一般情况”, 并没有特定的陈述对象。所举实例“作为一个青年, 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前一成分“作为一个青年”是个动宾短语; 后一成分“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借用“作为”的宾语“一个青年”做主语, 不再重复出现。可以看出, 这是两个表述命

收稿日期: 2017-05-19

作者简介: 沈灿淑, 女, 1978年生, 内蒙古兴安盟人,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讲师。

题。因为“一个青年”是个无定成分,不适合直接做主语,所以前边用“作为”引出,使之能合法地充当后边谓语性成分的主语。“作为”虽然属于关系动词,但在执行此类功能时,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引出主语的标记成分。因此,该表达式高频使用,会导致此类主语标记脱落,直接整合成“一个 NP, VP”构式:

(1) 一个青年,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同类实例如下:

(2) 一个军人,应当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

(3) 一个人民教师,要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4) 一个工匠,得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5) 一个法官,当身体力行维护法律的尊严。

(6) 一个医生,不应该把病人的生命当儿戏。

(7) 一个领导干部,绝对不能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8) 一个学生,不该贪玩而荒废学业。

(9)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

(10) 一个经商者,不可唯利是图,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此类构式语义透明度较高,表达具有某种身份的人与某种行为模式之间的匹配关系,是说话人基于认知模式对其“规约性”(该或不该/能或不能)的主观评述。构式简单,但构式理据并不简单,下面分别加以解析。

2.1 “一个 NP”的指称性。依据上文阐述,此类构式陈述的对象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这涉及到“一个 NP”的指称性问题。“一个 NP”中的“NP”是指人的类指名词,通常表示某类人的身份特征(包括职业、职务、属性等),而“一个”是不定指标记,那么整体的指称属性应该如何认定呢?刘丹青(2002)在考察汉语类指成分的属性时指出,在英语中类指成分除了用定冠词外,也可以用不定冠词表示。汉语也有这种情况,光杆“NP”是表类指的常规(canonical)手段,加了无定标记“一个”再表类指,则有一种转喻的性质,即以个体转指群体,其类指义是通过对转喻的理解而获得的。刘丹青的解释具有说服力,很显然,“一个”在语义上是最小量,在语用上是不定指标记,在句法上是限定成分,因此“一个 NP”整体指称的是某群体成员中一个不确定的典型个体。如例(1)中“一个青年”指青年这个类指群体中的某一个不确定的典型成员,余例类推。也就是说“一个 NP”属于“个体单指”,不是“群体任指”,试比较:

(11) 一个青年,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11') 每一个青年,都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例(11')添加了“每”,指称该类指群体中的任意一个成员,是一种全量表述,所以述谓部分就要添加范围副词“都”,不然不通。

2.2 “VP”陈述的对比性。依据上文阐述,此类构式中的“VP”陈述的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该或不该/能或不能”有某种行为,这涉及“VP”陈述的对比性,即语义上可以选择肯定性表述(如例1-5),也可以选择否定性表述(如例6-10)。其实肯定也好,否定也好,说的都是同一种状态的正反两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这里体现了汉语表述所特有的语用特征,即“对比性”。

赵元任(1979)指出,汉语句子的谓语主要是动词式,其语用功能有三种:(一)对比式 contrastive;(二)肯定式 assertive;(三)叙述式 narrative。例如“我现在说话”这个句子体现功能(一),表明我现在是在“说话”,而不是在进行“睡觉”、“吃东西”、“玩儿”等其他行为;体现功能(二),表明我是在“说话”,不是“不说话”;如果要体现功能(三),就得加一个起始式(inchoative)助词“了”,表明我“现在”说话了,但“刚才”没说话。朱晓农(2015)认为,赵元任的语感是准确的,这体现了汉语语用的逻辑特征,即“对比性”,由此导致了汉语使用者的主要推理方式之一,即“对比推演法”。这种基于“对比性”的推理方式正是由汉语语用的逻辑特征引发、引导、控制的。赵元任所举实例,“说话”与“睡觉”、“吃东西”、“玩儿”等属“他事对比”,“说话”与“不说话”属“反义对比”,“现在”与“刚才”属“时间先后对比”。

该构式中“VP”陈述表现出来的正反语义,体现的就是肯定与否定相互蕴含的“反义对比”关系。如例(1)中青年“应该有远大的理想”蕴含了“不应该没有远大的理想”;例(6)中医生“不应该把病人的生命当儿戏”蕴含了“应该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余例类推。那么说话人是应该选择肯定还是否定表述呢?从实际用例来看,由于语境因素的不可控,并没有一定之规。但倾向性还是清楚的:如果说话人实施的是“教育”一类的言语行为,那么就会正面引导,选择肯定性表述(如例1-5);而如果说话人实施的是“训诫”一类的言语行为,那么就会反面强调,选择否定性表述(如例6-10)。

2.3 “NP”与“VP”的语义构建。根据上文阐述,此类构式表达的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某种行为模式”之间的“规约性”匹配关系,这涉及到“NP”与“VP”的语义构建问题。如例(1)“有远大的理想”是“青年”这个群体应有的行为;例(6)中“把病人的生命当儿戏”是“医生”这个群体不应有的行为;余例类推。那么这种语义构建的依据是什么呢?该构式中“NP”具有“类指”属性,人们是依据某些规约性标准对社会群体及其相应行为模式进行概括的,而“概括”的特征就是提取共性而舍弃个性。因此,特定身份的群体成员,具有哪些特定的职能和属性,因而该或不该、能或不能具有哪些特定的行为模式,其范畴化都具有共性特征。例如根据上述所举例句,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规约性匹配关系:

青年 → 胸怀理想	军人 → 保家卫国	教师 → 教书育人
工匠 → 科技创新	法官 → 公正执法	医生 → 治病救人
干部 → 清正廉洁	学生 → 努力学习	党员 → 先进表率
商人 → 合法盈利		

事实上,“一个 NP, VP”这个话题结构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基本命题,内容体现了规约性的共性特征,不带个性色彩。那么这些具有共性特征的规约性依据又是什么呢?这取决于我们的认知结构,并由深层的文化积淀所支撑。Lakoff(1987)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简称 ICM)的概念,他明确指出:认知模式组织思维,并且被用于范畴的构建和推理,语义的基础应该是一个涉及各种相关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s)里背景知识的一个复杂的认知结构。Talmy(2000)进一步将此落实到“事件框架”(event frame)理论,他列举了五类常见的事件认知框,即“路径”(path)、“因果链”(causal chain)、“循环”(cycle)、“参与者互动”(participant interaction)及“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他认为处于事件框架之内或构成事件框架的是概念上可以相互激活的一组成分及其关系,这种可激活的关系取决于“关联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基于上述理论的诠释,特定群体成员与特定行为规范之间应有的匹配关系正是基于 ICM 的规约性认知,并通过某种“关联性原则”激活的。所以此类构式的语义构建蕴含了“推论”的思维方式,可以用“既然……就……”的关联模式来理解。如例(1)推论为:既然你是一个青年,就应该有远大的理想,余例类推。因此,我们可以把“一个 NP, VP”这个话题结构所表达的构式义概括为如下命题:该话题结构表述的是特定身份的群体成员与特定的行为模式之间的规约性匹配关系。

2.4 构式表述的话语功能。根据上文阐述,此类构式是说话人基于认知模式对“具有某种身份的人”与“某种行为模式”的规约性评述,这涉及到话语功能问题。在当代语用学研究中,Searle 基于对 Austin 所作分类的批评,将言外行为分成五个大类,其中第一大类就是阐述类(representatives),与传统话语功能分析的“陈述”类相仿(何兆熊 2000)。但是如果着眼于实际的言语交际,这种分类显然比较粗疏,“阐述”至少可以细分为三类:一类是“叙述”,是对自然事件或状态的陈述,带有时间因素(可带体标记),叙述的是“事”。另一类是“论述”,是对自然或社会事理的论证,命题带有惯常性,概念、判断、推理合乎逻辑,论述的是“理”。还有一类更值得关注的是“评述”,此类言外行为是说话人基于对交际“情景”(scene)的“识解”(construal)而表述的观点、态度、评价,具有鲜明的主观性。“评述”类言语行为是语用驱动的后果,说话人要有发活动因,这就叫“有感而发”。一般“叙述”某个事实,说话人选择客观性的表达;“论述”某种事理,说话人发表的是自己的观点,目的是希望得到受众的认同,所以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而“评述”某类现象,说话人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完全是主观化的表征(吴为善 2016)。

这种主观评述的心理认知跟语言中的情态范畴有关,属于“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范畴(沈家煊 2001)。该话题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VP”前一般都带有助动词,如“应该/不该”、“可以/不可”、“能/不能”、“要/不要”等,如果没有这些情态成分,在语义上就不自足。这就是主观化评述的形式标志,这些情态成分本质上属于元语言成分,主要功能是用于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评价(王志英 2012)。因此,可以把“一个 NP, VP”这个话题结构表达的话语功能概括为如下命题:说话人基于认知模式对特定身份的群体成员与特定的行为模式之间匹配的规约性(该或不该/能或不能)加以主观评述。

二、扩展式的合理性评述

再讨论扩展式。根据《八百词》的解释:扩展式是“特指某种情况”,主语多为人称代词或人名,出现在“作为……”前后都可以,当人称代词出现在前时,构式就形成了“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应当爱护国家财产”的格局。此类用法中“作为”实际上发挥了判断词的功能,表明两者同一或后者说明前者的种类、属性,相当于判断词“是”。事实上将“作为”替换为“是”,句子意思并没有变化。试比较:

(12)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应当爱护国家财产。

(12')你是一个国家干部,应当爱护国家财产。

该构式中的“作为”一旦被“是”替换,在口语中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直至最终脱落。语料中可以发现此类现象的演变过程,为了表述清晰,我们把同一例句进行改写来加以展示:

(13)她不过是一个妇道人家,也只能这么做。

(13')她不过一个妇道人家,也只能这么做。

(13'')她么,一个妇道人家,也只能这么做。

(13''')她一个妇道人家,也只能这么做。

上面例子中,(13)中有判断词“是”,前边还有语气副词“不过”;(13')句中“不过”还在,证明后边省略了“是”;(13'')句中“不过”、“是”都省略了,但出现了停顿和话题标记“么”,证明这是一个话题结构;(13''')句直接构成了“人称代词+一个 NP”的格局。怎么证明判断词被省略了呢?可以用否定形式来验证。例如电视剧《李向阳》中的一组的对话:

(14)A:我一个乡下女人,怎么会干那样的事?

B:别再演戏了!你不是一个乡下女人,你是一个日本特务,怎么不会干那样的事?

上述 B 句表明,如果命题被否定或者被强调,判断词“是”就出现了。这同汉语口语中常见的名词性谓语句很相似,例如“鲁迅绍兴人/鲁迅不是绍兴人”、“今天星期一/今天不是星期一”,命题一旦被否定,判断词“是”就必须出现。如果上面的推导能成立,那么《八百词》所举扩展式用例就形成了如下的话题结构形式:

你 一个 国家干部 ,应当爱护国家财产。

话题 → 陈述

话题 → 陈述

这是汉语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也是汉语极重要的一个特点,即前一命题的“陈述”部分同时又是后一命题的“话题”部分,命题延续表现出套合式的链型话题结构。这样,扩展式实际上不过是基本式的延伸,即在原话题结构的前边添加了一个主话题,扩展成“人称代词+一个 NP, VP”的链型话题结构。

表面看来,与基本式相比,扩展式只是添加了一个主话题,而且事实上前文所列举的基本式用例(例 1-10)前边都能添加一个人称代词充当主话题,整体构式义和话语功能并没有什么变化。这符合语言事实,确实有部分用例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但这只是扩展式演变的初级状态,而这恰恰证明了扩展式与基本式之间的承继关系。更多的语言事实表明,我们不能小看这一个添加的主话题。因为按照《八百词》的解释,基本式是“泛论一般情况”,那么泛论的当然是“共性”;而扩展式是“特指某种情况”,那么特指的必定是“个性”。一个构式一旦凸显了个性,就会表现出复杂的“个性化”特征,这种“个性化”元素会渗透到句法语义的各个层面。表现为主话题的特指化,引发“NP”外延的细分化,导致构式语

义的边缘化,落实到“VP”陈述的多样化。下面分而述之。

3.1 主话题的特指化。与基本式相比,扩展式前边添加了主话题,以人称代词为常,包括各类人称。例如:

(15) 我一个弱女子,能为娘家做的事也就这些了。

(16) 咱一个草民,怎么斗得过官府?

(17) 您一个大法官,能替我们平民百姓主持公道的!

(18) 你一个大男人,可不能袖手旁观哦。

(19) 她一个小丫头,难道敢骗我不成?

(20) 人家一个穷书生,也只能靠卖字维持个生计。

上面例(15)(16)是第一人称,例(17)(18)是第二人称,例(19)(20)是第三人称。由于该构式中的“一个NP”属于“个体单指”,所以人称代词都是单数形式。也就是说,由于原话题结构前添加了人称代词作为主话题,与具体的个体发生了联系,这样,扩展式中“VP”陈述的对象就从具有某种身份的“某个不确定的人”转变为“某个确定的人”,泛指“共性”转变为特指的“个性”,这就是主话题的特指化。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人称指代说话人,第二人称指代听话人,两者都是交际参与者,双方互相了解,交际中可以直接使用人称代词,不需要另有指代;而第三人称是交际双方谈论的第三者,使用第三人称代词需要在语篇中出现先行词(通常为人名),以便听话人解码时能回指而确定话题者的身份。而正因为语篇中有先行词“人名”出现,“一个NP”前的第三人称代词很可能会被承前省略。例如:

(21) 为了资金,江波也尝试到银行金融机构筹措资金,但银行需要抵押担保。你想,一个刚刚起步创业的年轻人,哪里有什么资产可以抵押的?

(22) 春妮请了冬喜和秋喜兄弟俩,想把窑院的栏马墙加高几尺。一个单身独住的年轻寡妇,把墙砌高些,村里人都觉得合情合理。

上面例(21)“一个刚刚起步创业的年轻人”指“江波”,例(22)“一个单身独住的年轻寡妇”指“春妮”。这类用例都属于扩展式,不是基本式,只是“一个NP”前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她)承前省略了而已。

3.2 “NP”外延的细分化。主话题特指化,指称某个确定的人,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一个NP”中限定性成分的扩展及其“NP”外延的缩小。事实上与基本式相比,扩展式中的“NP”已不再局限于单纯表示某种身份的类指概念,而是改换成附加了某种属性的类指概念。如上文所举例(15)中的“弱女子”,例(16)中的“草民”,例(17)中的“大法官”,例(18)中的“大男人”,例(19)中的“小丫头”,例(20)中的“穷书生”。这些类指概念凸显的某类人的属性,在我们的认知中具有恒久性或稳定性,如女子“弱”、男人“大”、丫头“小”、书生“穷”等等,属于惯常搭配,具有词化倾向。也就是说,这些附加了某种属性的类指概念已经在客观上将“NP”的外延缩小了。

不过,“NP”外延的细分化更突出的表征是前边往往带有特定的限定语。由于这些限定语对于中心语“N”来说,具有分类效应,因此限定语越多,“NP”的外延越小,细分为更具个性的下位群体。例如:

(23) 她一个离了婚带着孩子的乡下女人,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

(24) 我一个哲学专业的老教授,怎么可能不懂中国的阴阳学说?

上面例(23)中主话题“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是“离了婚”、“带着孩子”的“乡下”女人;例(24)中主话题“我”不仅是一个教授,而且是“哲学专业”的“老”教授。显而易见,这些限定语使得“NP”的外延大大缩小了。此外,我们还发现有的用例中并立多个“一个NP”的现象。例如:

(25) 刘黑七一楞,再次狂笑起来:“哈哈!你一个财主,一个土豪,一个奸商,只会一件事,那就是挖空心思算计别人的银子!”

上例中连续出现了3个“一个NP”,确认主话题“你”具有3种身份,而一个人同时具有3种身份,客观上就使得能进入这个类指群体的成员大大减少,因此同样达到了缩小“NP”外延的效果。

3.3 构式语义的边缘化。扩展式主话题的特指化,引发“NP”外延的细分化,这些凸显个性的手段

使得“VP”陈述的对象变成了具有某些特性的人.而具有某些特性的人在特定情境下的某种行为同样会具有个性化特征,虽然未必符合我们心目中的“规约性”.但如果没有越过“底线”,还处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便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因此当有特定情境激发时,说话人就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评述,这就是说话人的发活动因及其话语功能。

比如例(21)“他”是一个刚刚起步创业的年轻人,尚未积累起财产,当然“没有资产可以抵押”,这是很正常的;例(22)“她”是一个单身独住的年轻寡妇,“想把墙砌高些”,无非是为了安全、避嫌,所以村里人都觉得合情合理;例(23)“她”是一个离了婚带着孩子的乡下女人,境遇非常艰难,只能“凑合着过”,这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例(24)“我”是一个哲学专业的老教授,“不可能不懂中国的阴阳学说”,理由也很充分;例(25)“你”具有财主、土豪、奸商三种身份,“只会挖空心思想算别人的银子”,这符合常理的推断。

上述扩展式的话语表达效果,与“一个 NP”特性增多而外延缩小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些增加的特性往往为某人与某行为之间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和理由。这一点可以通过反例来加以印证。如果构式中“一个 NP”缺失,表达效果就完全不一样。试比较:

(26) 好心的朋友忠告他:癌症被医学界称为头号杀手,你能研究出治癌中药吗?

(26') 好心的朋友忠告他:癌症被医学界称为头号杀手,你一个家传的乡下郎中,能研究出治癌中药吗?

(27) 魏桂枝怎么也想不通:我怎么会犯下什么滔天罪行?

(27') 魏桂枝怎么也想不通:我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半筐,连院门都迈不远的老太婆,怎么会犯下什么滔天罪行?

例(26)中“你能研究出治癌中药吗?”是个反诘句,意思是你不可能研究出治癌中药的;例(26')添加了“一个家传的乡下郎中”,凸显了“家传的”(非专业的)、“乡下郎中”(非城里医生)这些特性,那么这种“不可能”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例(27)中“我怎么会犯下滔天罪行?”也是个反诘句,意思是我不可能犯下滔天罪行。例(27')添加了“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半筐、连院门都迈不远的老太婆”,凸显了“我”是一个不识字、不出门的老太婆,那么这种“不可能”同样具有了更充分的说服力。因此,扩展式的构式义及其话语功能可以概括为如下命题:该链型话题结构表述的是具有某些特性的成员与某些具体行为之间的合理性匹配关系。说话人基于情景识解对两者匹配的合理性加以主观评述。

3.4 “VP”陈述的多样化。综上所述,扩展式的个性化表征,导致整体构式义的边缘化,表述的是具有某些特性的成员与某些具体行为之间匹配的合理性,说话人对这种合理性进行评述。那么,说话人为了落实这种话语功能,必然会使得“VP”陈述多样化。多样化是为了使话语表达的合理性更具说服力。下面是典型用例:

(28) 这是东家的家事,我一个外人,怎么好开口?

(29) 有人提醒他:国家推行新税制,我们照办就是了。你一个七品芝麻官,何必冒风险?

(30) 我一个商会会长,自然要替商家出头主持公道,不能躲在后边当缩头乌龟!

(31) 你一个下岗工人,也不能坐在家里等政府救济,得自己主动找活干。

(32) 我一个单身女子,周围那么多男人纠缠,我总得找一个保护人吧。

(33) 你一个受了伤的人,自己还要别人照应,去了只会给人家添麻烦。

(34) 就说老李头吧,一个铁路巡道员,几十年如一日守在岗位上,也确实不容易。

(35) 她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每月坚持来参加组织生活,真是令人感动。

上述例(28)(29)中“VP”都采用了反诘句形式。例(28)“怎么好开口?”意为不能开口劝说。例(29)中“何必冒风险?”意为不该去冒这个风险。上文例(16)(19)(21)(24)(26)也都一样。为什么要采用反诘句形式呢?因为反诘句的功能是用疑问句的形式强化陈述句要表达的意思,是为了强化某人与某行为之间匹配的合理性。例(30)(31)中“VP”都是肯定、否定的并列句,从正反两方面来强化表述,焦点落实到后一个小句。比如例(30)强调身为商会会长不能躲在后边当缩头乌龟;例(31)强调作为下岗工人应该自己主动找活干。例

(32)(33)中“VP”都是蕴含因果关系的复合句,其中前边说的是“因”,实际强调的是后边的“果”。比如例(32)因为周围有好多男人纠缠,所以一个单身女子找一个保护人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例(33)因为自己还需要别人照应,所以不该再去给人家添麻烦。例(34)(35)中“VP”都增添了说话人的评述,也许说话人觉得评述还言不尽意,于是自己挺身而出直抒胸臆了。比如例(34)“确实不容易”是说话人对老李头几十年如一日守在岗位上的行为的肯定;例(35)“真是令人感动”是为一个腿脚不便、年纪不小的老人坚持参加组织生活的行为点赞。从上述解析可以发现,后续陈述增添了说话人的评述,使得原链型话题结构又延伸了一个链结。

三、对比式的悖理性评述

上文我们立足语言事实,阐述了话题结构“(人称代词)+一个NP,VP”表述的是具有某些特性的成员与某些具体行为之间的合理性匹配关系,说话人基于情景识解对两者匹配的合理性加以主观评述。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前文提到的汉语社团成员擅长的对比推演的思维方式就会起作用,并导致该话题结构的变异。原因很简单,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某种人与某种行为之间的匹配性不总是符合“规约性”,或处在“合理性”范围之内,一旦这种匹配性超越了我们心中的“底线”,就会产生物极必反的效应。这是因为此类现象具有“悖理性”,违反了我们的心理预期,产生了令人出乎意料的感觉,说话人就有了发话冲动,要对此类“悖理性”现象加以评述。

那么说话人该选用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表达呢?于是人们顺理成章地沿袭合理性表述框架加以变化,用于悖理性表述。与合理性表述相比,悖理性表述在形式上并没有变化,区别性特征是“(人称代词)+一个NP”这个话题与“VP”这个陈述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合理性表述是“顺承”的,而悖理性表述是“转折”的,可添加“却”来理解,“VP”前往往有或可以添加“居然”、“竟然”等元语成分,这是悖理性转折的形式标志。试比较:

(36)你一个国家干部,应当爱护国家财产。

(36')你一个国家干部,居然侵吞国家财产。

“合理”与“不合理”是对比的,“顺承”与“转折”也是对比的,所以,我们把此类用法称为“对比式”。对比式的构式义及其话语功能可以概括为如下命题:该链型话题结构表述的是具有某些特性的成员与某些具体行为之间的悖理性匹配关系。说话人基于情景识解对两者匹配的悖理性加以主观评述。

说话人的这种表述,学界一般认定是一种“反预期表述”。语料显示,此类对比式的悖理性表述,用例要高于基本式、扩展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下面分别加以解读。

4.1 “可能性”的悖理。此类用法体现的是“可能性”,即话题结构表述的事实在“事理上”表现为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出现了。例如:

(37)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马俊仁的露面与王军霞声泪俱下的讲述使马家军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教练员,竟然教出了几位世界级的人物,其惊人的成绩塑造了一个近似于神话的真实。

(38)不知是命运的偏爱,还是机遇的垂青,他一个普通的学生兵,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美国希尔堡陆军炮院深造,并揣回了“特优学员”毕业证书。

(39)我一个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却无法读懂现代社会中一份主流报纸上的文章,你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吗?

(40)这次全运会上,你一个三连冠的优秀运动员,竟然没能进半决赛!是状态不佳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例(37)马俊仁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教练员”,竟然“教出了几位世界级的人物”,自然让人们感到这是“一个近似于神话的真实”。余例类推。

4.2 “行为性”的悖理。此类用法体现的是“行为性”,即话题结构表述的事实在“情理上”表现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例如:

(41)你是说那个刘大麻子吧?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来气!一个堂堂的国军少将,不顾城里几十万

百姓,竟然一枪不发弃城而逃。

(42)她一个女孩家家的,说话咋那么粗鲁!都是让他爹给宠坏了,以后怎么嫁人?

(43)我一个总裁,却要花心思来管这些琐事,还有足够的精力管好公司的生意吗?

(44)连朕都没舍得用这么多珍珠来串珠袍,你一个妃子,竟敢这样做!该当何罪?

上述例(41)刘大麻花是“一个堂堂的国军少将”,竟然“一枪不发弃城而逃”,难怪“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来气”。余例类推。

总的来说,此类反预期表达式是为了凸显事实的悖理性,那么说话人为了落实这种话语功能,会使得“VP”陈述多样化。多样化也是为了使话语表达的悖理性更具说服力。

本文讨论的话题结构“(人称代词)+一个NP,VP”,无论是基本式还是扩展式或对比式,体现的都是同一种事理即“某种人与某种行为”的关系。但此类话题结构还能表达其他各类事理关系。例如:

(45)他一个多年的船老大,脚趾当然长而有劲,青筋暴露,那是为了稳稳地站在甲板上,长期磨炼出来的。

(46)经过第二轮投票选举,我一个平平常常又不是候选人的平民百姓,竟然以绝对优势被村民选为村主任。

例(45)是扩展式的合理性表述,说的是“某类人与某种状态”的关系,即船老大与其脚趾状态匹配的合理性;例(46)是对比式的悖理性表述,说的是“某人与某种事件”的被动关系,即一个平民被选为村主任。表述的事理关系不同,构式的特征也有所差异,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承继关联,这拟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 [1]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2]李广瑜,陈一.关于同位性“人称代词单+一个NP”的指称性质、语用功能[J].中国语文,2016(4).
- [3]李劲荣.汉语里的另一种类指成分—兼论汉语类指成分的语用功能[J].中国语文,2013(3).
- [4]李文浩.也谈同位复指式“人称代词+一个NP”的指称性质和语用功能[J].中国语文,2016(4).
- [5]刘丹青.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J].中国语文,2002(5).
- [6]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7]沈家煊.汉语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
- [8]唐雪凝.试析“单数人称代词+一个NP”结构[J].齐鲁学刊,2013(2).
- [9]王志英.汉语元语言的表现形式和功能[J].理论月刊,2012(2).
- [10]吴为善.构式语法与汉语构式[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
- [11]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2]朱晓农.2015 语言限制逻辑再限制科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 [13]Lakoff George.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Worl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4]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责任编辑: 曰 若

A Study of the Prototype of “*yige* (一个)NP” Topic Structure and Its Variation

Shen Canshu

Abstract: “*Yige NP*” is a common topic structure in Chinese. Through evidential analysis, this paper clarifies its prototype, expansion inheritance, and the derivative of contrastive deduction. No matter its basic type, expanding one, or contrasting one, this structure embodies the same kind of logic relationship, that is, a certain person with some kind of behavior. And its discourse function is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ehaviors related.

Key words: *yige NP*; topic structure; prototype; variation